

有哪些让你笑到合不拢嘴的故事？

我们在一间凶宅里，和一个 15 岁的女鬼混成了哥们。

买卤味的时候，会买三人份的。

看电影的时候，多出来的那一份，就放在茶几上。

知道她喜欢一个小音箱时，甚至，不禁有一种，贫穷老父亲，送不起女儿生日礼物的辛酸。

（本故事为虚构，有笑有虐，低泪点慎入）

01

大概男生总是后知后觉。住了一个月，我完美无视了每一次闹鬼。

2013 年，我和朋友在省城实习，租下了一套两室一厅。都是穷学生。为了省钱，专门挑了一户破旧的老公房。

住进去没多久，怪事频出。

我时常半夜，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以为是朋友起夜尿尿，推开门想打个招呼。

门外一片漆黑。根本没人。

还有，总会莫名其妙，听见断断续续的砸门声。

感觉就在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在一下下敲着我们的门。

但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声音的源头。

我们想当然的意识到——妈的，家里可能进耗子了。互骂了一下对方生活邋遢，不知检点，然后凑钱买了耗子药。

没什么用。

深夜里，仍然有隐秘的脚步声。时不时响起的砸门声.....我和朋友怒不可遏：妈的，卖假药的不得好死！

直到那天，在我们家里，真的看到了鬼。

02

那天我们下了班回来，一打眼，家门口外围了很多。

纳闷的走过去，门已经打开了。人群中有一个老太太，神色惊恐，在讲自己的遭遇。

原来，先前她路过我们家，门就已经开了条小缝。

好奇的轻轻一推，老太太的魂给吓没了。

那一瞬间，她看到门背后有一双悬空的脚，被惯性甩到了她视线里。

门背后吊着具女尸！

她大喊大叫，把邻居们都叫了出来。大家进屋一看，却又根本没有尸体。

邻居们都觉得，老太太是老糊涂了。

但我和朋友站在门口，浑身汗毛竖了起来。

仔细想来，我们听见的砸门声.....真的很像一个被吊着的人，被风吹动，一下一下撞击着门。

03

我和朋友结伴，把家里翻了个遍。

没看到所谓的尸体。

我问朋友：你是不是背着我买充气娃娃了？

滚滚滚。

朋友显然被吓得不轻，他咽了口吐沫，怯生生的问我：「你晚上有空么？」

「有啊。怎么了？」

「我想和你一起困觉。」

我特么.....朋友果然吓得不轻，我和吴妈听了想打人。

04

我睡眠浅，风吹草动都能把我弄醒。

朋友就不一般了。曹操酷爱梦中杀人，他可能酷爱梦中练体操。

每一次！每一次他都用各种高难度的睡姿，将我挤醒。大字型，高尔夫挥杆式，世界名画——拿破仑骑马式（我是那匹马）

我被迫和他睡了好几天（好一个狼虎之词）。

就在我快要因为睡眠不足而崩溃的时候，他终于搬回了自己房间。

他妈妈上了一趟山，给他寄回来一张符。说是大师开过光。

他贴在了门上，假惺惺的说：要不你来我屋睡吧？我屋现在最安全了。

「滚滚滚。」

有没有用不知道。只觉得那符贴在门上，很像僵尸片里的停尸房。

更惨人了。

而且没几天，家里又出了一桩怪事。

一个周末，我和朋友结伴去网吧通宵。

大清早回来，我往床上一趟，迷迷糊糊睡去。

半梦半醒间，突然感觉，背后被人摸了几下。

我想要翻个身，却又猛然睁开了眼睛。

谁在摸我？

我壮起胆子，回头看去，卧室里没有人。而且我房门是反锁的。

那刚刚摸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谁的手？

05

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这事告诉了朋友。

我发现他的脸色突然惊恐起来，像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说：你有没有抬头仔细看看？

我说：没有。怎么了？

他说：如果不是有人在床边摸你，而是.....悬挂在半空中的人，在用脚尖踢你呢？

当天晚上，我抱着枕头，推开了他的房门。

「兄弟.....我想和你困觉。」

06

我俩终于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

这房子，不干净。

我们联系了中介，中介听完直接笑了，甩下一句，要不然你们退租吧，违约押金不退哦。

我想要一个房东的联系方式，问问到底这房子发生过什么，但中介早已挂断了电话

我和朋友面面相觑。

怎么办？

我叹了口气：能让你妈再上一次山么？

做个人吧！我妈都快五十了！

我继续叹气。

07

那一阵，我一直在作噩梦。

印象最深的梦，是我下楼坐电梯。

电梯到了一楼，却没有停下，一直往下，飞快的往下。

剧烈的失重感袭来。

终于电梯堪堪停下了。我险些跌倒，抬头一看，电梯的楼层，停在了-50层。

他妈的怎么会有地下五十层？

电梯门打开了，一片幽深黑暗。

我困惑的往外走没两步，突然发现，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开始跑，惊慌失措的奔跑。

终于，在黑暗之中，透出了一点亮光。

跑到近处，才发现，那是一户大院。通体红木建筑。

奇怪的是，这户人家没有窗户。

大院门口，摆着一张八仙桌。

桌上摆着一个相框，一张女生的照片。面无表情，脸色很苍白。

一些蔬果酒肉放置在照片，走得更近了，还看到了几炷香。

我停下了脚步。

哪里是什么大院！这分明是一座坟的布置！

只有坟才会没有窗户！

我吓得魂飞魄散。

立刻调头就跑，闷头狂冲，终于找到了电梯的门口。

冲进去，狂按关门键。不经意一抬头，还能清晰的看到那座大院。

那照片上，那女生面无血色，双唇苍白，像是流干了血。

突然，我看到她的眼睛斜斜了过来。瞳孔直勾勾的盯着我。

08

我彻底惊醒

好吧，很惭愧。

「好兄弟.....我又来找你困觉了！」

09

不止是我。朋友那边，也有异动。

据他说，他连续几个晚上，都无缘无故的醒来。

打开手机一看，时间是四点四十四分。

如果以前有人和我这么说，可能还会觉得只是巧合。

但这接连的遭遇，我俩都明白过来了。

房子里的「那位」在警告我们。

或者准确来说，「她」在警告我们。

朋友说：要不.....我们还是搬走吧？

我无奈，押一付三掏空了我们的积蓄。身无分文，搬哪去？

朋友说：公司打地铺吧。我观察过了，空调还可以，比睡大街强.....就是得早点起，别让领导发现。

此情此景，抬头望望这个房子，竟不觉得阴森诡异了，只觉得自己有些可怜。

有一种，被女鬼霸凌的感觉。

10

收拾行李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实习工资只有两千块，公司还拖着不发。

交了房租，顿顿只吃得起素面条。

唯一的配菜，是特么一瓶蚝油。

这个鬼，她交过房租吗？

她一毛钱都没有！

那他娘的凭什么是我走！

我气冲冲的推开房门，客厅里，朋友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他一愣：你行李呢？

我告诉他，我不走了。要走，也应该是这个鬼走！

朋友勉为其难的挤出了微笑：那.....你加油呀。

朋友说着就要出发，被我拦住了。

陪陪我嘛。

你刚才的硬气呢？！

一个人还是有点害怕.....

我不，我觉得公司非常好。公司就是我的家。再见！

朋友抬腿要走，一回头看到我可怜巴巴的望着他。叹了口气。

朋友踌躇着：那今晚.....

困觉困觉，困他妈的。我连连点头。

11

就这样，我们坚定的，铁了心的，和「这位」耗了下去。

要搬，也应该是她搬！

搬之前，还得把欠我们的房租补上！

妈的！

那以后，我们仍然会做噩梦，仍然会在夜里四点四十四分惊醒。

但我们可以忍。

我被噩梦吓醒，无非往朋友身上挤一挤。

朋友四点四十四分醒来，就当按时起床尿尿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

除了吓我们，没看到「这位」对我们有什么实质的伤害。

朋友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如果她能伤害到我们，那我们也能伤害到她。

二打一，赢面很大诶。

我们不禁畅想起了那个女鬼出现在我们面前，被我们按着脑袋打，然后逼她摊房租的画面。

没钱？那也得给我们洗衣服做饭刷碗！

钱还清为止！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今天我们就是要把鬼变成人！

12

后来的一天，朋友特别兴奋的告诉我。

晚上他洗澡的时候，又一次听见了砸门的动静。

这一次，他忍无可忍，各种脏话骂了出去。居然瞬间见效，动静消停了。

我回想起以前看到的各种传说，好像确实有这么一说——鬼怕脏东西，骂脏话就能把鬼骂跑。

于是一整天，我都在上班的间隙收集脏话。

打开搜索引擎。标准国骂、方言怎么骂人、外国人怎么骂人.....

那天晚上，我一肚子六国脏话，躺在床上。

我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只要这女鬼敢搞事。

我不光要把她骂走。

我要骂到她哭着走！

但那天，一直到后半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支撑不住，昏沉睡去，没有做噩梦。

醒来的时候，不知为何，感觉很失落。

13

胜利了吗？

似乎也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能听见房子里，突然传来的脚步声。

随后，那脚步声一顿，消失不见。

像是不小心发出了动静，害怕自己被发现，迎来两个臭老爷们的披头痛骂。

于是踮起脚尖，悄悄的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

准备等这两王八羔子睡着了再动手。

我竟突然觉得，那个女鬼，生前，或许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

14

有天下班回到家，突然发现，客厅里多了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和我的朋友聊天。

朋友向我介绍，这是房东。

原来，朋友去交电费的时候，在物业那里查到了房东的电话。

加了房东微信之后，一番寒暄。不知怎么，房东提出想来这个房子看看。

此时朋友和我讲着情况，我注意到，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望着客厅的一面墙。

那墙上，有一个钉子。

通常是用来挂照片的。

有时也挂遗照。

15

房东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酒过三巡，我壮起胆子，问房东，成家了没有？

这才知道，世纪初的时候，国家房改，他分到了这套房子。

那以后，就和妻子一起，在这套房子里抚养女儿长大。

那年冬天，女儿十五岁，读高二。雪下的很大，路面结冰打滑。

妻子骑着自行车，去接女儿放学回家。

回家的路上，被路边的车刮了一下。

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供血紧张。

路面结冰。残破的自行车，变形的车轮还在兀自打转。

女儿没有抢救回来。

妻子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伤到了脑子，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用房东的话说，每个月都要往里面砸十来万，吊着妻子的命。

回想起客厅里，墙上的那个钉子。

大概，原本是用来挂他女儿遗照的。因为我们要住进来，不得不摘下。

房东醉醺醺的，席间手机不停有电话。有时不得不停下酒杯，谄媚的回那头这个总那个老板的消息。

突然很想和房东说。要不然，你涨涨我们的房租吧。

话到嘴边，摸摸兜里那点钱，尴尬的咽了下去。

和朋友借口去上卫生间。两人东拼西凑，偷偷买了单。

又不知怎么。

回忆起了那烦人的砸门声响。

还有半梦半醒间，莫名感觉后背被人踢了几下。

觉得。

更像是一个女孩的亡魂，一直生活在自己家里。无人知晓，无可触碰。

只看到爸爸突然搬走，某天又强行搬进来了几个臭男生。

又气又恼，又砸门又上脚。甚至不惜装了一次吊死鬼。

没想到，俩男生穷急眼了。把心一横，死活赖着不走。

小小一间房子里，

有幸挤下了三位生生不息的倒霉蛋。

16

后来的一天，我难得下班早，可以和朋友一起回去。

俩人路过了一座献血站，走出几步后，又倒退回去。

朋友晕血，最后想出了一招，让我捂住他的眼睛。

但针一扎，他还是哎呀哎呀的叫了起来。

我们拿到了献血证，还拿到了几包小饼干。

我和朋友都没有吃，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

咱老爷们，不爱吃这玩意。我跟朋友说，实际是想说给她听。

是啊是啊。朋友心领神会：我俩不爱吃。

骂脏话不好，我们以后不骂了。

是啊是啊。就叶小白没教养，我都不说脏话的。

？我可去你.....个大皮球的。

不骂了不骂了，以后谁骂谁是.....小狗狗。

17

我们在那个秋天，爱上了看电影。

躲在客厅里，用笔记本放一些香港的老片。

我们有了一个默契。买卤味的时候，会买三人份的。

看电影的时候，多出来的那一份，就放在茶几上。

我们也不知道她爱不爱吃，不知道她爱不爱看老港片。

只是，那些老片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伤。霓虹流光，转瞬即逝。

当然我们也作过死，有天一时兴起，我俩看了林正英。

然后那天夜里，客厅的灯泡坏了。

朋友说：「我感觉到了一丝凉意，你感觉到了吗？」

「夏天看林正英，可以不用开空调了耶。」

「更凉了你可闭嘴吧.....是不是她忌讳这个啊？」

我想了想，倒也不至于，不然也不会就爆我们一个灯泡而已。可能人女孩子看鬼片害怕吧。

朋友目瞪口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听见从客厅里传来的脚步声。

但那脚步声不再突然消失。而是轻微的，最后一点点微弱下去。

像是卸下了防备，也像是不想打扰我们休息。

小妹妹知道我们上班不容易了。我在公司，抱着保温杯和朋友感慨：懂事了啊。

这才发现，朋友在网购屏风。

我说：你买屏风干啥？

客厅搞个小隔断。朋友摸着鼻子，嘿嘿笑了下：人女孩子嘛，总得有点私人空间。

.....要不你睡客厅吧，房间让给她。

她不是怕脏东西么。你想想咱俩的房间邋遢的.....要不然最初那一阵，小姑娘家家的那么燥郁呢？

我一想竟挺有道理。以后，大概不能愉快的挖鼻屎和放屁了。

秋末时节，公司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好转。

我们手里的存款，加起来，依然没有超过五百块。

但那年，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双十一。

那天夜里，我和朋友蹲在路由器边上，一人叼着一根烟，满眼血丝，不停刷新购物车，最后，居然用白送的价格，抢到了一堆生鲜蔬菜。

我们喜极而泣：终于，不用，吃面条了！

几天后，我们挤在厨房里，朋友切菜，我主厨，并且恬不知耻的一起念叨：小妹妹你就负责洗碗叭！

牛排，水煮鱼，清蒸西兰花。

挺混乱的一顿饭，主要也不知道她爱吃哪口。

三幅碗筷，三碗饭。我和朋友闷头吃着。

我忍不住，给那碗饭夹了块肉。

朋友撇了我一眼。

我尴尬说：还在念书，得多吃点肉嘛。

朋友不甘示弱，也夹了一块鱼到她的碗里。

打了屏风的客厅里，两个臭男生闷头吃着饭。多出来的那副碗里，堆了满满的菜。

她当然没有洗碗。

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乘着-50 层的电梯往上，一直往上，最后来到了 1 层。

电梯门打开。野猫在地上打盹，春日的阳光洒在地上。一楼院子的花绽放打开。

那是我未曾见过的春天。

朋友很不服，他啥梦也没做。

啥都没有！

我猜，可能因为是我主厨？

于是第二天晚上，朋友说什么也拦不住，非要自己下一趟厨。

烧焦的牛排，硬邦邦的西兰花，夹生的米饭、惨死在锅里的水煮鱼.....

据说，那天深夜，他再一次，四点四十四分，准点惊醒。

唉声叹气的起床尿尿。

18

那年流行一个骗局，上门卖蟑螂药。

星期天的下午，朋友在公司加班。

我在家里无事可做，于是打开了星际，试图教一教小妹妹怎么爆狗海。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敲开了门。

她给我看了一张通知，盖了红章，大意是市政部门要除虫，每户需要交五百块蟑螂药钱。

我没多想，付了钱之后，继续在电脑上憋狗海。

灯泡莫名闪了两下。

她好像在生气。

怎么了？

我回过味来，老鼠药都只要 25 块，蟑螂药怎么要五百？！多大的蟑螂啊？这是市政工程还是生化危机啊？！

我慌了，那特么，可是我们仨一整周的饭钱！

我立刻冲了出去，外面早已不见人影。

拦住一个大爷，大爷，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戴着袖章，胖胖的。

大爷给我指了一个方向，然而，跑出去能有三条街，那中年妇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狼狈的回到了家里，唉声叹气。弱弱的对小妹妹说：没追着。是真能跑啊。

屋里没有动静。

还在生气？

我喝了口水，随后一口喷了出来。

她不会是也追那个大妈去了吧！？

再一次狼狈的跑出屋，茫然的环顾四周。突然听见楼梯间里，传来了一阵阵的骂声。

来到楼梯间，猫着脚步，循着声音往上。果然再次瞥见了大妈的身影，正在对着空气破口大骂。

大概中年妇女的战斗力和超群的。那脏话堪称闻所未闻的脏，各种生殖器往外蹦。

末了，大妈还吐了几口唾沫：就这想鬼打墙？骂不死你！

我明白过来了，小妹妹使了点手段，将大妈困在了楼梯间，反而被大妈一顿披头臭骂。

我想象着，此时小妹妹抱着脑袋，蜷缩在楼梯一角，瑟瑟发抖的样子。

不由怒上心头，那大妈还要开口继续骂，我一把拉住了大妈，沉着脸盯着她。

大妈一愣。

「把嘴闭上。」我说：「钱我不要了。把你嘴闭上，出去。」

我被大妈挠得鼻青脸肿，好家伙，连挠带骂的。

好歹那大妈骂骂咧咧的走了，我窝囊的要死，一脸狼狈，坐上了台阶。

也不知道小妹妹此时此刻躲在哪，只能对着眼前的空气说话。安抚着她。

「钱嘛，再赚就是了。」

「安全最重要嘛。」

「你要是出事了，我们多着急啊」

「咦你还在吗还在吗？」

楼梯间里没有动静。搞不好是小妹妹已经回家去了。

我自讨没趣，拍了拍屁股往下走。

楼梯间的出口不见了。

我一愣。

顺着楼梯往下走了好几层，明明记得，这都要走到一楼去了。

一回头，身后的楼层号，仍然是六层。

我脱下一只鞋子，把鞋子留在原地。随后继续往下走，绕过拐角，果真，那只鞋子在下一层等着我。

我仍然被困在六层。

好吧，我也鬼打墙了。

我狐疑的穿上鞋，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刚刚是说错什么话了吗？

小女生的脾气，可真难懂啊。

随即我突然反应过来。试探的说：「你这鬼打墙.....牛逼！那大妈根本不是你对手！完全是耍赖皮赢的。」

好吧，夸的假了点。

「我跟你讲，那大妈绝对吓尿了，她骂人属于狗急跳墙」。我又说：「就差一点，咱那五百块钱她就得掏出来。干得好！」

她还真的是在等我夸她。

感觉我的手，突然被一个女生拉了一下。

一回头，出口就在身后。

19

我举着我的那只手，详细的向朋友描述了下午的遭遇。

朋友憧憬的抚摸着我的手。啧啧感叹。

我说：我怎么感觉你下一步要开始舔它了呢？

朋友叹气：饭钱没了，咋整。

去借钱吧。

还借啊？我同学都快拉黑我了。

我也差不多.....

我们唉声叹气的。

客厅里，摆满了朋友从公司带回来的物料。

这年冬天，公司办了个招商展会。

是的，一个濒临倒闭的公司，花大价钱办展会。

现在想来，这大概是临死前的振臂高呼了。

公司准备了一批抽奖奖品，一等奖，是一台小巧的蓝牙音箱。

没听过的牌子，外观还蛮可爱的，像一块粉色的砖头。

我们家离会展近，于是一堆物料，连同这些奖品，暂时堆在了我们家里。

我和朋友打完了好几通借钱电话，身心俱疲，瘫痪在沙发上。

忍不住感慨：小妹妹要是能给我锤锤肩膀就好了。

朋友说：你可闭嘴吧，家里才换的灯泡。

突然想起来，房东说过，他女儿生前的时候喜欢听孙燕姿的歌。

音箱连上手机蓝牙，打开了孙燕姿的专辑。

没有歌声响起。

才买的，不至于就坏了吧？

朋友不断的切歌，终于有歌声跑了出来。那是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 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当唱到「我遇见你 是最美丽的意外」时，音箱卡了一下。

「我遇见你 你 是最美丽的意外」

两个你。

我和朋友对视了一眼。朋友打趣的问：这两个你，不分先后吧？

我当仁不让：我先。

我先。

我先。

我先我先我先，句号句号句号。

20

其实当时，我冷不丁的还问了一句：喜欢吗？

总觉得，她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小音箱。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也能有歌声陪她。

那歌声的音量调高了，清亮明快的伴奏，像一个小女生，在高兴的说：

喜欢。

但我和朋友尴尬的沉默了。

想起了那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

两个穷逼，掏空口袋都买不起。

不禁有一种，贫穷老父亲，送不起女儿生日礼物的辛酸。

会展当天，我和朋友忙前忙后，端茶倒水。

抽烟的间隙。朋友给了我一叠纸条，都是摇奖奖号。

我一愣。

朋友乐呵呵的：好多嘉宾提前走了，纸条被我留下了。

啊？走了？

应该是看出公司不靠谱了吧。

我啧啧感叹。好一个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只可惜，那一叠奖券，最后一张都没有中。

末等奖都没有。

收拾会场的时候，朋友突然怼了怼我的胳膊。

我说：干嘛？

过完年，我们换个工作吧。

啊？你不回学校了？

都大四了，又没有课，交毕业论文就行。

那.....我们换个工资高点的。

嗯，多攒点，买音箱。

21

那年的冬天来了，大雪漫天。

早上起来的时候，总能看到中铁的工人，哈着白气，在地面施工。

「要修地铁了。」等公交的时候，朋友说：「以后去上班，可以不用挤公交了。」

我和朋友向各自的学校打好了招呼。

只要保证毕业论文，过完年，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城市工作。

我们像两个老父亲那样，兴奋的规划着有钱后的生活。

给客厅换个好点的屏风，装个电视，整一套多媒体设备。

或许她偶尔还可以学学贞子，从电视里吓吓我们。

要是她真能从电视里钻出来，那牛逼了。

我们就得带她去买衣服，让她和她爸团聚。顺便看看能不能攒点她读大学的钱，嫁妆.....想得远了，回过头来看看这濒临倒闭的公司，贫瘠的存款，漏风的老房子。

似乎，也没有那么寒冷。

22

有个周末，我迷迷糊糊的醒来，发现房东来了。

房东正在和朋友说话。

他止不住的向我们道歉。

地铁修建，规划到了这一片。我们住的这一片老公房，需要被拆迁。

23

站在 2020 年的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七年前，我们告诉房东，他女儿还生活在房子里这事。到底是错是对。

房东没有说他相不相信。

他只是沉默着，坐在客厅里，抽了很多根烟。

拆迁款，那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

有了那笔钱，他的妻子可以有更好的看护和医疗。

甚至是，醒过来的可能。

房东没有说话，只是一直望着墙上，那个空落落的钉子。

那眼神，藏着无人可知的辛酸与无奈。

他到底还是做出了决定。

房东走的时候，我叫住了房东。

我说，对不起。我们写小说的，那只是.....只是我们在构思的一个故事。

朋友也说：对不起。

谢谢。房东凄惨的笑了笑，说：谢谢。

那个冬天，朋友再三央求，他的妈妈又上了一次山。

大师说：房子拆了以后，生活在那的鬼魂，无家可归。

随着时间，慢慢的，随风消逝掉。

此后这个人世间，不再有她。

那有什么办法吗？

大师说，念起转生咒，让她转生吧。

我们联系了房东，房东向我们道谢。

他疲惫的说：可以的话，就辛苦你们了。

他没有提出要过来。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他已经没有勇气，再让女儿看到自己了。

25

那个冬天，我们疯了一般攒钱，发传单，扮人偶，戒烟。

我们最终攒下了那台蓝牙音箱。

却没想到，它用来播放的第一首歌。

是让她离开的转生咒。

我们坐在客厅里，对她说了无数的话。

说这个房子要被拆掉，说我们不得不走，说我们不得不将她转身离开。

手按在播放键的时候。突然听见卧室里，有轻微的敲门声。

微弱的，像是在挽留什么。

窗外落着雪，路面结冰。

行人走在上面，必须小心翼翼的。

对不起啊。

路面很滑，你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

别再受伤了。

对不起。

往生咒很漫长。一个个音节，像飘落的大雪，缓缓落地。

音箱卡了一下。

切出了孙燕姿的那首《遇见》。

「听见 冬天 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

「我遇见你 你 是最美丽的意外」

小音箱恢复了正常。往生咒继续播放了起来。

房子里不再有动静。

在给我们放了最后一次《遇见》后。

她离开了。

千回百转万种不舍，化作了落雪街头，最后一声我遇见过你。
和你。

26

搬家那天，是在夜里。

我和朋友提着各自的行李，坐在公交车上，沉默着看着窗外的落雪。

又看到了那家献血站。

我们最后一次去献了血。

朋友仍然晕血，他笑嘻嘻的对我说：白，来吧。

我伸出手，像上次那样，捂住他的眼睛。

抽血的时候。

手心突然很湿润。

我捂着朋友的眼睛。

他浑身颤抖，眼泪止不住流下。

那天外面的雪很大，献血站的护士，好奇的看着两个穷酸男生，抽血的时候，眼泪不住的流下。

现实总把那点无人可知的回忆，雨打风吹去。

我遇见你和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我们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27

我回了学校，朋友也回到了他的学校。

时间一点点过去。

那片老公房在轰鸣声中被拆除，往日一锤定音，倒塌在了春末时节。

而我们也早已交上了论文，各自去了新的城市里打拼。

我去了新的公司。CBD，像肥皂般的 soho 建筑。

每日也穿着格子衬衫，喝着廉价的咖啡，在工位间行走。

渐渐失去了对季节的感知。有时仔细打量，才发现，生活里塞满了跳脚骂人的老板，总爱在深夜里来电的甲方。

微末的薪水，只够承担如今早已起飞的房租。

攒不下什么钱来。

偶然得知朋友换了几家公司，一些机遇，升了高管。

慢慢的在城市里买房定了居。有了恩爱的恋人。

也不知和女友住在一起，还会不会有怕鬼的烦恼。

也不知我们的女儿，有没有去到一个好人家。

还是不是所有人的心头宝。

28

有年春天，我被派去省城出差。每天应付难缠的甲方，焦头烂额，嘴角生了水泡。

快要返程的时候，才知道朋友也来了省城。

省城靠海，有一片很干净的沙滩。

他带着未婚妻，来这里拍婚纱照。

我们很有默契的省略了寒暄环节。

我问他：「要不要回去看看？」

29

打发走甲方，已是深夜。

朋友在地铁站等我很久了。我们汇合，站在地铁口抽了会烟。

使劲打量四周，这里已经是完全陌生的街道。

那个我们仨一起生活过的老房子，到底还是消失了。

我们尴尬的沉默了一会，许久未见，似乎已没有了多少共同话题。

几次聊起彼此的生活，却又都止步于乏善可陈。

时间还是暗中悄悄改变了什么。热烈总是逃不过归于庸常。

我们坐着电动扶梯，慢慢向下。

大概是深夜，地铁站只有我们两人。

然而这扶梯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却始终看不到尽头。

我回过味来，和朋友对视了一眼。

鬼打墙？

我让朋友呆在原地不要动，我连蹦带跳的往下跑。心脏怦怦跳着。

一路往下跑，果真又在下方，看见了朋友的背影。

朋友听见了动静，抬起头，看见了从上方出现的我。

真的是鬼打墙！

是她吗？！

30

我们也不确定，这是不是她。

又或者，只是某个孤魂野鬼，一时兴起的恶作剧。

我们选择等待着。

如果她还在这里。至少，应该会用某种方式，和我们打声招呼。

但那天，我们被困在了自动扶梯上很久。她始终没有出现。

扶梯徐徐向下前行，抬起头，仍然能远远看到地铁站的出口，亮着微弱的光。

我和朋友反应过来。一直我们都在往下走。那，我们往上走试试？

那是一个漫长的脚程。毕竟快要奔三的人了，两人气喘吁吁的一路向上，互相搀扶着，差点没累死在半道上。

终于，我们走出了扶梯，踏进出口时，迎面炫目的光亮照来。

一片老公房，野猫在地上打盹。

春日的阳光洒在地上，一楼院子里的花绽放打开。

那是她曾带我见过的春天。

31

婚纱照拍完之后。我和朋友气喘吁吁的，结伴上了一次山。

那天夜里，那个春日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

短短几分钟后，炫目的阳光散去。我们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地铁站里。

那片老公房也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座山上，我们拜访了那个大师。

大师告诉我们，那是女儿留给我们的礼物。

转生河上的使者，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奶奶。

她们往往会实现小孩的一些心愿。

只是，老奶奶终日在转生河上撑船，实现心愿后。会让那些小孩，在船上陪陪她们。

十年？百年？大师也说不准。

只是让我们多念一念转生咒，老奶奶们耳根子软，听得多了，送她转生走的时候，会为她精心挑一挑好人家。

32

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开着车，我骑着共享单车，在不同的城市里，轻轻的唱着同一首转生咒。

「尔时百千万亿。」

「不可量，不可说。」

「不可思，不可忆。」

往日千百万亿，你不要再去想，你不要再去说。

你一点都不要记得。

那些千百万亿的分量，我们记得，就够了。

我会一直唱着。

(全文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